

[俄罗斯] М. И. 齐保鲁哈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Ципоруха) 著

杨海明 译

征服西伯利亚

——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Покорение Сибири от Ермака до Беринг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 М. И. 齐保鲁哈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Ципоруха) 著

杨海明 译

征服西伯利亚

——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Покорение Сибири от Ермака до Беринг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考古、地域、人文等方面全景式展现了西伯利亚的历史演变，重点描述了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征服、殖民西伯利亚的历史。

作者简介：

М. И. 齐保鲁哈，俄罗斯历史学家，1927年生于基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同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苏军，曾在“拉扎里奥夫将军号”巡洋舰服役。1948年，被授予中尉军衔。1966年，转到位于莫斯科近郊太阳戈尔斯克城的海军中央机关所属技术器械基地中心工作。主要作品有《环球扬帆》《被遗忘的俄国海洋研究者》《黑旗之下——海盗和海上劫掠编年史》等。

М. И. Ципоруха
Покорение Сибири от Ермака до Беринг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ече»
Москва 2004

根据维契出版社莫斯科 2004 年版译出

译 序

杨海明

《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一书是俄罗斯历史学家 М. И. 齐保鲁哈 2004 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介绍了俄国自 11 世纪中叶开始到 18 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征服、殖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中国史学界一直高度关注俄国东扩史（俄国东扩史即哥萨克东扩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有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沙俄侵华史》，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的《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佟冬的《沙俄于东北》等，这些资料初步揭开了哥萨克东扩的面目。但随着俄国档案的逐步解密、中俄两国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时代的发展，我们原有的研究成果已显落后了，迫切需要我们与时俱进，考究一下俄国对哥萨克东扩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便开创我们学术研究的新局面。正可谓“掘本土之宝镜映出其八仙过海之盛况；借他乡之华章织就我百家争鸣之宏图”。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俄国史学界对该段历史的探索脉络。俄罗斯的研究情况经历了一个从大起大落到回归正常的过程。1639 年阿特拉索夫“发现”与入侵堪察加半岛之后过了半个多世纪，俄国已出现了有关哥萨克东扩的著作，比如 Г. М. 米勒尔的《西伯利亚史》、И. Е. 费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到了 19 世纪，歌颂俄国侵华“英雄”的著作更是大量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1844 年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А. П. 瓦西里耶夫的三卷本《外贝加尔俄哥萨克史纲》等。在中苏友好时代，苏联的学者尚能较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俄国历史概要》和《19 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与战争文集》。随着两国关系的

恶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也殃及了学术研究，当苏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掀起一场大规模的修改历史的运动时，一批为贯彻苏共有关决议的“研究成果”出现了，这里只要提及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两大卷本《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1606—1683 的历史文件”；第二卷，“1686—1691 的历史文件”）就足以见微知著了。苏联解体之后，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国家关系的轨道，史学研究被政治裹挟的现象逐渐淡化，加之学者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跟进和学术资料的丰富，关于俄国哥萨克东扩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М. И. 齐保鲁哈的这部学术专著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问世的。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运用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进行了解读。

本书最大的特点和价值在于它是一部详细介绍哥萨克东扩的专著。关于哥萨克东扩的历史在中外史学、文学作品中涉及的并不少，不说汗牛充栋，也是俯拾皆是。但遗憾的是都散见于各类不以哥萨克东扩为主线的作品中，要么是史书中的一个章节，要么从一个时间点或地点出发介绍这段历史，再不就是从国际关系、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的高度对这段历史做理论上的探讨，虽各抒己见、各有见地，使人管中窥豹对哥萨克东扩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或对这段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了解甚多，但终究无法对其全貌从起始、进程到结局有一个了然于胸的把握。令人欣慰的是，齐保鲁哈的《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问世了，它做到了许多人想做而基于各种原因终未下手的事情，弥补了西伯利亚历史研究中完整展现哥萨克东扩这一缺页。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资料广泛、翔实。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当然要“以史为鉴”，因此，俄国的史书——编年史成为作者最钟爱的第一手资料，这其中主要的有涅斯托尔的《系年纪事录》（近译《古史纪年》，王松亭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译者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此外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最新的考古挖掘资料并配以几十幅图片，把西伯利亚几千年来的人文、地理、动物、风俗、人情、宗教、种族、雕刻呈现在世人面前，图片中有新石器时代托木斯克坟场出土的狗熊雕像，女真时代龙头的雕像，古老的雅库特人的箭、头盔和箭

袋，贝加尔附近布里亚特人祖先——古蒙古人部落帐篷的造型和游牧场面，托博尔斯克的索菲娅教堂，克里亚克人的巫师跳神图，1738—1739年海军上校 M. П. 什班伯格船队在千岛群岛和日本海沿岸的航线图等。作者在讲述历史事件时不时引用哥萨克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给沙皇和省督军的奏折、呈文以及沙皇的御旨，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每次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参与人数、所携物资、过程、结局均查有实据，史有出处，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俄国绘图家 C. Y. 列缅佐夫 1701 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集》是俄罗斯西伯利亚考察、探险成果集大成的作品，列缅佐夫通过实地走访，参阅前人和编年史及哥萨克提供的信息编纂的这部地图集几乎囊括了西伯利亚当时所有的地理资料，成为此后俄国和外国的西伯利亚研究者、探险者必备的工具书。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并大量引用了这本地图集的内容，使得本书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几千年中不断变换的地名、山川、岛屿、森林、河流、湖泊、海洋、海峡、海湾、河口、山隘、种族、部落，加上前面所引用的史料、图片使得本书不仅是一本史学专著，而且堪称一部西伯利亚历史的活字典和百科全书。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俄国人征服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有新的独到的见解。作者在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的方法对丰富的俄国和外国的文字资料、图片、考古发现、当事人的回忆等进行梳理、分析之后，在对某些历史节点的认知上作出了肯定的结论，甚至提出了与前人不甚相同的观点。例如，以前史学界把俄国哥萨克跨越乌拉尔山开始殖民西伯利亚的时间定在 16 世纪中叶，即俄国攻下喀山之后，但此次作者认为，据《系年纪事录》（当时尚未归并俄国的），诺夫哥罗德人越乌拉尔山向当地的萨莫耶德人收贡是 1096 年，而据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说法是，诺夫哥罗德人跨越乌拉尔出征是在 1364 年。在诺夫哥罗德归并俄国后沙皇伊凡三世派出军队跨越乌拉尔山远征是 1483 年。这比通常人们所主张的俄国人跨越乌拉尔山的时间按最晚的推算也早了近一个世纪。至于同中国有关的“新发现”也不少，试举一例：“1681 年之前不仅整个黑龙江沿岸地区，而且乌苏里江沿岸的部分地区都并入了俄国。”此种发现书中甚多，此处

不一一列举，只以这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作为代表。另外作者还对“西伯利亚”一词的起源提出了两种假说：（1）起源于蒙古语；（2）起源于额尔齐斯河与匈奴有关的部族。这与通常流行的起源于“鲜卑”一词有所不同。关于千岛群岛名称的由来，作者认为出自堪察加半岛的伊特里门人和居住在半岛南端的伊特里门人和爱奴人的混血后代居民，这一考证也为俄罗斯合法占有千岛群岛的辩解加了分。关于“贝加尔湖”一词的起源，作者则认为来自雅库特人，在雅库特人的语言中，贝加尔意味着“海”，这与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北海不谋而合。对阿穆尔河（黑龙江）名称的起源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对俄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的展示比较客观，承认了某些历史事实（但在依据这些事实对一些历史事件作评述时也时有违背历史真相之处）。比如作者并不否认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通古斯人、达斡尔人是中国人，他们向清朝皇帝纳贡，也如实描绘了哥萨克对这些中国领土的强行进入和占领，但在谈到中国作出巨大让步而与之签订的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时却又说，在中国人把几乎1万名步兵和骑兵带到尼布楚周围的情况下“莫斯科的代表被迫于1689年8月27日（俄历，公历1689年9月7日，即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同中国签订了《涅尔琴斯克和平条约》”，说“只是经过了170年，当东西伯利亚省长H. H. 姆拉维约夫将军于1858年同中国签订《璦琿条约》时，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土地所属权问题上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恢复”。作者的这种结论同书中罗列的事实发生了冲突，之所以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怪事，我们认为基于以下的原因：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齐保鲁哈必须尊重事实，因此他在书中只能将一些人所共知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如实地描绘出来，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虚假的爱国心使他也只能犯这种看似荒唐实属无奈的低级错误。书中有关中国的章节，此类不实之词还有不少，我们不想与之争辩，我们只看重它的史料价值。

这本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参考价值，是我们向读者推荐此书的理由。当然，书中某些观点也是值得商讨的。比如前言中作者关于俄罗斯性格的自我吹捧，其实书中作者关于哥萨克在攻占西伯利亚土著居民领土时的野蛮杀戮就已经戳穿了自己的夸大之词。另外，显然，这本书的

宗旨是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论证俄国人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现者和征服者，因此也是它真正合法的主人，这在某些方面也同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再有，作者在介绍西伯利亚历史时，所引资料有些出自中国历代史书，由于翻译之误，有的时间、人物不甚准确。然而，瑕不掩瑜，我们还是看重它的史料价值，因为要澄清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就要拿出自己更有说服力的论据，为此就不仅要知己还要知彼，将原版书介绍给国人就是知彼的方式之一。只有这样才能拿出一本经得起国内外专家和历史检验的有关西伯利亚和远东真实面目的著作，才能还原哥萨克东扩的血腥历史，而本书恰恰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

有必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当俄国人 17 世纪从水旱两路大举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进军之日，也恰是清朝皇太极征服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之时（我们暂且不提中国古时，例如明朝 1409 年决定升努尔干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努尔干都司”，驻努尔干城；黑龙江与亨滚河汇合处右岸的特林地方以及 1411—1433 年 23 年间太监亦失哈曾十次前往视察一事）。俄军和清军对当地部落征讨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区别，但随后对新占地区的治理却见出了长短。俄国人是进展神速，巩固有方，占一地设防、开发一地，稳扎稳进、步步为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仅往新占领地移民，而且军政部门随新疆土的开拓也马上跟进。清政府于 1642 年占领原属明朝努尔干都司管辖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之初所采取的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招抚恩养政策还是可圈可点的，但随后，由于入关与明朝作战、消灭农民起义军、平三藩等重大事务的牵扯，以及出于保护龙兴之地的傲慢和短视，对这些故土新归的地区就逐渐疏于管理甚至放弃了，这给了一直觊觎远东广袤、富饶领土的俄国人以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到 1685 年雅克萨之战爆发之前，俄国人早已打进家里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在对俄国殖民者东扩时的残暴感到愤怒和震惊之时，也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俄国人在开拓领土时的疯狂、坚韧和守土时的稳健和策略，或许这是本书给我们的一种另类启示？

前 言

现在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占据了超过当代俄罗斯 1/4 的领土。广袤无际的西伯利亚深处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黄金、金刚石、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惊艳：这里有欧亚大陆最大的河流，辽阔的平原、低地，高耸的山脉和无边无际的高原，成片的一望无际绵延几千公里的冻土带和原始森林，还存有清新的空气和世上最洁净的贝加尔湖水。西伯利亚大地从西到东跨越八个时区，从北到南的距离超过 3000 公里。

俄罗斯人发现了世界上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16 世纪最后 30 年和 17 世纪前半期被认为是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第二个完成阶段，首先它以俄罗斯人发现了西伯利亚和远东为特征，其次是以俄国人到达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在北方和东北方的自然界线以及到达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为特征。

英国学者约翰·贝克尔就这个问题写道：“俄罗斯人在 17 世纪穿越西伯利亚的行动进行得异常迅速。构成了北亚水路体系的便捷的交通线路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俄罗斯人的成就，虽然不应夸大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考虑到所有开辟这条道路的天然优势，但这支无名的军队仍应被视作建立了这样的功勋：它将永远被看作这支军队的勇敢和进取心的一座丰碑，而且是任何另外一个欧洲民族都不曾完成的能与之比肩的功勋。”（注 1，231、232 页）

还有一点同样令人吃惊：西伯利亚并入俄国和俄国人占领西伯利亚总的说来具有和平的性质，这对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书名上使用“合并”代替“征服”一词比较合适。我们说征服西伯利亚只是考虑到 16、17 世纪莫斯科当局代表人物的思

维方式。当代历史学家 Н. И. 尼基金的论断是多么公正：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充分地揭示了它身上早就被发现的一个品质——不同寻常的能力……与人友善……许多人都把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看作这种与人为善的原因。按照某些研究者的意见，俄罗斯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对被殖民国家的民众采取傲慢、鄙视和敌对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的忍让”。在革命前的文献中就曾指出：“对外族人抱一种不容忍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渗透到西伯利亚的俄国移民的精神中去。他们把沃古尔人、萨莫耶德人、奥斯恰克人（曼西人、聂聂茨人、汉特人——作者注）首先看作人并仅仅由此而确定自己在生活中对他们的态度。”（注 2，140 页）

在发现和占领西伯利亚的最初阶段，在哥萨克和实业者——早期开拓者中与“受洗的外族人”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用著名的人种学家 Б. О. 多尔基赫的话说，17 世纪下半叶，“在从勒拿河到阿纳德尔河广阔的犹加吉尔大地上都有公职人员和实业者娶犹加吉尔女人为妻”。（注 3，440 页）17 世纪国内著名的开拓者，其姓名永远留在地理地图上的哥萨克谢苗·杰日尼奥夫就曾两次结婚，且两次娶的均是雅库特女人。

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西伯利亚，所有这些受洗的混血儿都得到了公职人员子女的全部权利并成为当地居民中俄国影响的传播者。在这方面，俄罗斯开拓者——哥萨克和实业者（开采者、渔人、猎人等——译者注）的行为从根本上有别于例如英国人在印度和美洲的行为，他们在那里仿佛用一堵墙同当地居民隔离开，尤其是在私人关系上。

西伯利亚和与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沿岸毗连的远东地区的合并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依我们看，它成为俄罗斯帝国形成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可以确信无疑地说，如果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同瑞典的北方战争的胜利开启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口，使得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克服了彼得一世前俄罗斯在许多领域的落后，是俄罗斯帝国建立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西伯利亚的合并就是这项事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俄罗斯的主要领土是在西伯利亚合并的进程中确定下来的。控制和开发这片富有天然资源的土地之后，首先靠大量名贵毛皮（这种 16、

17 世纪的软货币) 进入国库, 使得俄罗斯在 17 世纪已出现了巨额的资金流入, 因此西伯利亚归属俄罗斯使国家有能力更好地装备军队, 巩固国防, 为捍卫俄罗斯帝国的利益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对俄罗斯商业来说, 西伯利亚的合并为扩展贸易流通和建立新的工业企业开辟了新的更大的可能性。

当代俄罗斯人不应忘记那些著名的和无名的西伯利亚开拓者的功勋, 他们付出了忍受难以置信的寒冷和饥饿的代价, 付出了牺牲无数哥萨克和实业者生命的代价, 为世界发现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建立了许多西伯利亚城镇和乡村。我们的前辈赠予当代俄罗斯人这块最富有的土地, 因此我们应当知道发现和开垦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作者希望, 了解这段光荣的历史能够增强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感, 激励他们去从事旨在巩固和繁荣我们祖国的事业。

图字 01 - 2015 - 28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 (俄罗斯) М. И. 齐保鲁哈著；杨海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161 - 9749 - 3

I. ①征… II. ①М…②杨… III. ①俄罗斯—历史—研究 IV. ①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03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1)
首次越过“石头山”的出征	(1)
古代西伯利亚历史	(17)
叶尔马克在西伯利亚	
——首次“夺取西伯利亚”的历史	(71)
第二次“夺取”	(94)
“金子般沸腾的土地”曼加杰亚的命运	(111)
叶尼塞和泰梅尔的先驱者	(135)
西伯利亚大河勒拿河和它的支流是怎样被发现的	(153)
西伯利亚东北沿海地区的俄国果奇	(166)
外贝加尔和贝加尔的西伯利亚哥萨克	(178)
哥萨克和实业者向鄂霍次克海沿岸进发	(185)
从北冰洋到东部海洋海上通道的开辟	(199)
首航阿穆尔河	(218)
穿越西伯利亚到达遥远的博克达汗的国家	(237)
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先驱者	(252)
17 世纪著名的西伯利亚地图绘制者和首位西伯利亚	
历史学家	(267)
17 世纪俄国人移民西伯利亚	(282)
俄国人在千岛，谁最早描述了千岛群岛？	(289)
参考书目	(306)
译后记	(310)

首次越过“石头山”的出征

是的，我的群山，乌拉尔山脉，
不会忘记你们，群山，直到永远。
啊，那条道路穿越了你们，群山，
那是一条西伯利亚的大道。

——俄罗斯民歌

俄罗斯人最早在何时越过“石头山”（在编年史中人们这样称呼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很难确定这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的准确日期。《系年纪事录》的作者涅斯托尔把诺夫哥罗德贵族久里亚塔·罗戈维奇讲述的关于派志愿者到北方省收贡赋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标注为1096年，而编年史作者是在四年前听到这个故事的：“我派自己的少年侍从（志愿者——作者注）到伯朝拉去，这是一些向诺夫哥罗德纳贡的人，他从那儿到达在北边与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的旧称）相邻的尤格拉（俄国史书中将伯朝拉河、鄂毕河下游以西地区称为尤格拉。早在1032年诺夫哥罗德人就前去尤格拉地区，有史料记载，1264年左右，该地曾编为诺夫哥罗德的一个乡——译者注）。尤格拉人告诉我的少年侍从，三年前他们在海边发现了奇迹：那儿有一些高耸入云的山脉一直通向海湾（‘通往海中的月亮’），在那儿听到许多人声和喊叫声……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指着我们的铁制武器，打手势请求把武器给他们。如果有谁把刀和斧头给他们，那么作为交换，他们就给他皮货……通往这些山脉的道路要经过一些无法逾越的深渊、积雪和森林，因此我们不经常到那儿。此外，我们知道再往北还有人烟。”（注4，527页）

上面所引的《系年纪事录》中的片段取自《拉夫连季编年史》，这

是《纪事录》最晚的副本之一（1377）。而在《伊巴吉夫编年史》（《纪事录》15 世纪初的副本）当中，编年史作者讲述他在 1114 年造访了沃尔霍夫河（位于现今列宁格勒州，是唯一一条从伊尔门湖流入拉多加湖的河流——译者注）上的拉多加市（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公元 862 年的编年史曾提到它——译者注），在那儿同拉多加人和拉多加地方行政长官巴维尔进行了交谈，他们给他讲述了北部地带的情况。行政长官告诉他，“一些上年纪的男人到过尤格拉人和萨莫耶德人以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往东北到达了尤格拉人（当代曼西人和汉特人的祖先）和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常住地以外的地方（注 5，244 页）。

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在分析这些编年史故事时认为，诺夫哥罗德人在 11 世纪已经深入到乌拉尔山那边了。许多当代历史学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但在 14 世纪之前的罗斯，无论是乌戈尔人部落中的沃古尔人和奥斯恰克人（现在他们被称作曼西人和汉特人）迁来的地区，还是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区都被称作“尤格拉”，这些部落是乌拉尔山西侧斜坡和鄂毕河沿岸森林地带的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的南邻。所以我们认为，根据上面从《系年纪事录》中所引片段不能准确地断定，诺夫哥罗德的志愿者不是在乌拉尔山脚下收取贡赋，而是在山那边的尤格拉，也就是从乌拉尔向东一带收取的。

据编年史记载，12 世纪后半叶诺夫哥罗德人两次出征到尤格拉去收贡赋。按编年史，在 1187 年时，因收贡赋而抵达的队伍中有 100 位著名的诺夫哥罗德人被伯朝拉和尤格拉的纳贡者所杀害。1193 年诺夫哥罗德省督军雅德列到了那里，他收集了银子、黑貂和骨制品（看来是用海象牙所制）。按照编年史，那一年大诺夫哥罗德政权派出以省督为首的队伍到尤格拉收贡赋，但被尤格拉人和与尤格拉当地居民做买卖的诺夫哥罗德商人打败。可见，大诺夫哥罗德当局和商人——私营企业主在尤格拉的竞争一时非常激烈。13 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家指出，在大诺夫哥罗德统治下的北边省份中有彼尔姆、伯朝拉、尤格拉。

北方丰富的皮毛吸引了俄罗斯东北公国王公们的注意力。在离尤格

河（位于沃洛戈达和基洛夫州，北德维纳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口不远的地方，在诺夫哥罗德人去往伯朝拉和尤格拉大地的路上，罗斯托夫的王公们于 1218 年修建了乌斯秋格城（后来叫大乌斯秋格市），它像一个楔子插入诺夫哥罗德领地，从那儿人们完成了向到伯朝拉和尤格拉收贡的诺夫哥罗德人的进攻。而诺夫哥罗德贵族也没停止向伯朝拉和尤格拉派遣收贡赋的志愿者队伍，就像编年史所说，这是一些由“贵族的孩子们（13 世纪古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派服军役及担任文官职务的小地主——译者注）和勇敢的人们”聚集起来的“旅行者”，也就是一伙儿乘船合伙抢劫的海盗（注 6，75 页）。

14 世纪乌斯秋格并入莫斯科大公国后，乌斯秋格的王公们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加大了对诺夫哥罗德收贡赋者的压力。乌斯秋格人不止一次阻断了诺夫哥罗德人去往尤格拉的自由通道，尤其是在返回的路上，当诺夫哥罗德人带着珍贵的毛皮货试图经过乌斯秋格沿苏杭纳河向西去往诺夫哥罗德时。1323 年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首次报道了这件事，当时诺夫哥罗德的志愿者已经成了俘虏，而他们收缴的贡赋则被运到了莫斯科。从这时起一直到 15 世纪中叶，大诺夫哥罗德和大乌斯秋格之间的流血冲突就没停止过。在冲突过程中，要么诺夫哥罗德人在乌斯秋格屠城后顺利地到家，要么乌斯秋格人成功地夺取了“毛皮官款”。

但根据所有 12—14 世纪前半期的这些编年史资料还不能断言，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诺夫哥罗德志愿者跨越“石头山”的出征。最早绝对明确地谈到关于这件事是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中，里面在 1364 年的纪事中指出：“那些年冬天，无数诺夫哥罗德人——贵族子弟、年轻人还有省督亚历山大·阿巴古诺维奇·斯捷潘·里亚帕，他们同尤格拉人沿鄂毕河两岸直到大海进行战斗。”（注 7，9 页）

北乌拉尔山两面斜坡上的伯朝拉和尤格拉对诺夫哥罗德商人而言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它盛产“黑貂、银鼠、黑鼬、北极狐、白狼和鱼牙”，这些东西在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极其珍贵的。14 世纪中叶，与尤格拉通商的诺夫哥罗德商人甚至组成了一个独特的行会“尤格拉会社”（尤格尔希纳），1365 年在诺夫哥罗德列加吉纳大街建成的圣·三位一体石头教堂成了行会的中心和保护者（注 6，138 页；注 8，367—368 页）。